

流螢汎起

凌拂

天地間唯一的一點螢光飄然彈落，輕輕一伸手，寂寂落在掌心。螢光落在掌上像暗裡點了一盞蓮燈，蓮燈順著掌上紋際一路分明照過去，生命、智慧、情感，一路迤邐……。

離開一陣，再回來，五月已到最後。五月到最後，山裡只剩下兩隻螢火蟲了。

寥寥落落，兩隻正合我的心意。入夜走出來，群山晏息，大地全都黑了。原來因流螢而輝光閃爍的野地沉沉安靜下來。置身其中看不見，我連自己也不知存在是什麼樣子了。黑裡飄忽，僅覺寂然一絲游息，倒像生來就是輕虛的風，不具實體。悄然行走，我還真希望自己能在暗裡留住思，脫卻形體，飄忽而清虛，輕安而渺遠，一如野地裡虛幻渺渺的流螢，而我，是存在的，會思考的一縷鬼火，暗裡洞悉明明，無有言詞、行止、酬酢，倏爾請向與人事都無涉的情境上去。流螢幻夢，黝黝黑夜能使一切聚連成片，是因為它能在暗裡把一切搏揉。

白日裡在小徑上流連躑躅，野地動人極了。蒼青的樹；翠綠的竹。斷石、殘土、流水，其間充滿了密布順時的野草。昭和與咸豐相依，菁芳與過貓為鄰，野薑急急竄起，威儀剽悍，在為深秋的花序預埋玄機。而此刻入夜，曠野蕭寂，黑黑的野貓，我看不見了菁芳、昭和與咸豐。黑了天；黑了地；也黑了眼；我蹲在草邊沉沉的有點寂，能做些什麼呢？群山全黑，暗裡一隻流螢亮得真靜。

流螢的事，潮汎泛起，從四月一直清艷閃動到五月，極盛之期冷麗繁華，不勝金碧輝煌之至。金碧的光閃呀閃呀，灼灼其華到處奔跑。打小徑上走過，流螢照了顏色，清炯螢光掀上頰面，在黑黝黝的草澤裡照見了自己閃動的臉，景況真是吃驚。山夜是靜的，螢光一只可謂纖麗，然而繁華盛到極處，流螢稠密已流不動了，住在山裡靜靜的冷光其實變得有聲，那流螢燈火通明照得過了頭，喧嘩裡我開始期待潮平之後的沉幽。五月直直過到最後，散去的流螢，我等待的是另一種平寂。萬木森森，闕無人影，此片刻我自視幽光微微，享此清空須賴於情境，小規模的沉幽，細細淨淨，疏疏落落才是我的。

撥開草莖，天地間唯一的一點螢光飄然彈落，輕輕一伸手，寂寂落在掌心，流螢會以為是一陣風鳴，夢中見過的，此刻與生活中遭遇的一樣真實。